

# 《符号学思想论》之说论<sup>\*</sup>

王铭玉 王双燕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

**提 要** 当今符号学界经常会涉及“回归索绪尔”“回归皮尔斯”“回归巴特”“回归巴赫金”等“回归”,说明了符号学思想基础的重要性。重新审视主要国家符号学发展的历程,建立能与传统和时代相适应的符号学思想史已经成为迫切任务。2019 年将正式出版的《符号学思想论》一书依照“国家一流派一代表人物”的总体研究思路,采取归纳、描写和对比的方法,对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符号学思想进行分章研究,系统介绍四大符号学王国的符号学渊源、主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和发展趋势,梳理符号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并对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综观全书,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色:(一)注重国别符号学研究;(二)秉持史料性原则;(三)对索/皮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四)探索符号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关键词** 符号学 思想 历史 阐释 国别符号学 索绪尔/皮尔斯模式 中国特色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9.01.007

## 一、《符号学思想论》之序

通俗地讲,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科学。而更能被学界接受的说法是:符号学是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规律的科学。这里,符号本身以及符号意义的生成构成符号学的两大研究领域。

如果从史前文化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名学”和“易学”中就有了符号学的因素。但从学科角度来看,符号学是一门西学。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年)中首次提出了符号学(sémiologie)的概念;而几乎在同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通过对康德(I. Kant)《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也开启了符号学(semiotics)的研究。而到了 1964 年,法国文艺批评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原理》一书问世,标志着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

在当今“符号爆炸”的信息时代,符号活动空前活跃,符号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传播方式、解读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符号化和去符号化的速度都明显加快。符号学思想日新月异,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就像高楼大厦都有地基一样,符号学也有它的思想基础。今天符号学界经常会提起的“回归索绪尔”“回归皮尔斯”“回归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回归巴特”等“回归”,正说明了符号学思想基础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对符号思想的系统研究具

<sup>\*</sup> 本文曾在复旦大学 2018 年 9 月 22 日举办的“‘符号与修辞’前沿理论工作坊”宣读。

有重要意义。重新审视主要国家符号学发展的历程,建立能与传统和时代相适应的符号学思想史已经成为迫切任务。

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A. Eschbach)曾经提出“发展一门历史的符号理论,使它认识自己的根源、成就和错误,认识符号学理论本身只为一种历史现象。”(李幼蒸,1999:92)《符号学思想论》按国别进行符号学思想理论体系的研究,着眼点正在于符号学思想的历史,目的就在于系统介绍法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这四个国家的符号学渊源、主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和发展趋势,梳理符号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

## 二、《符号学思想论》之说

《符号学思想论》全书是依照“国家一流派一代表人物”的总体研究思路,采取归纳、描写和对比的方法,对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符号学思想进行分章研究。在每个“符号学王国”的研究中,又以时间为线索,探索该国符号学思想的渊源和发展历程,最后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符号学思想进行挖掘和评介。

### (一) 法国符号学思想

欧洲现代符号学的勃兴是从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开始的。《符号学思想论》一书的“法国符号学”一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地介绍了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接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过程和法国成为结构主义运动发祥地的社会、文化和方法论基础。法国符号学研究在结构论符号学(采用 *sémiologie* 一词)研究阶段,经历了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多位享誉世界、对符号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结构论符号学家,如列维-斯特劳斯(Cl. Lévi-Strauss)、拉康(J. Lacan)、巴特(R. Barthes)、福科(M. Foucault)等。本章对于结构论符号学代表人的贡献及其研究方法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研究方法上,结构论符号学将其研究对象都转换成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概念和由语言符号组成的“形式系统”;在研究单位上,几乎不超越句子,而是通过对于句子的切分再从聚合关系上找出相关成分的共同特征,所以,基本上是关于“不连续”成分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结构论符号学被看做是语言学的一种“附属”。结构论符号学从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了“后结构主义”时期。从研究内容上讲,“后结构主义”不再纠缠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一时期,被结构主义所摒弃的“主体”重新返回;人们开始研究“言语”,认为由“言语”构成的“陈述”也像“语言”那样影响着语言的形式系统和“意指系统”;文化不再只被看做是一种“结构集合”,也被看做是一种“实践”活动。

第二部分介绍了在结构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格雷马斯(A. J. Greimas)为代表的、被认为是最具科学性的一派符号学研究,从1970年开始,这一学派为自己取名为“巴黎符号学学派”,并采用了国际符号学学会通用的 *sémiotique* 名称。该学派从寻找“意义之形式”出发,发展和形成了一整套分析文本或话语的工具性概念,如同位素性、符号学矩阵、行为者模式、激情研究、模态研究、叙述语法等。这一学派还出现了许多知名的符号学家。概括说来,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巴黎符号学学派认为:符号学应该是关于意指系统的一般理论,而不仅涉及符号本身的性质及种类。符号学是一种有关“元语言”的等级系统。各类言语活动都是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由自然语言构成的“词语世界”和由自然世界构成的“非词语世界或超语言世界”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交流方式。“文本”被看成是一种或多种意指系统,现在人们更喜

欢采用“话语”一词来取代“文本”，因为它还可以构成“动作中的话语”，是一种“无限的”符号学实践过程。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是以“连续体”的语料、甚至是以语料之外的背景为考虑对象。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或者说是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在全新领域中的拓展，这就使得符号学研究成为独立学科成为一种可能。

## （二）美国符号学思想

“美国符号学思想”部分共分为六节：

第一节从符号学历史观角度出发，梳理了美国符号学的发展阶段和研究内容，其整体思路是以皮尔斯的研究为时间节点，将美国符号学大致分为皮尔斯之前的符号学和皮尔斯之后的符号学，重点介绍皮尔斯之前美国符号学的源起及其做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如劳赫（Rauch）作为符号学启蒙学者对符号基本类型的划分给皮尔斯符号三分观带来的启示；约翰逊（Alexander Bryan Johnson）“不是语言解释世界，而是世界解释语言”的观点的影响；惠特尼（W. D. Whitney）关于符号任意性和规约性的认识、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思想的渗透；戈夫曼对符号社会本质概念、符号互动情景和符号装备概念的创新性理解等。

第二节专门论述实用主义哲学对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建构的影响，论及符号与实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等以及皮尔斯对古典实用主义的创新。

第三节则集中阐释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涵盖符号、符号学、三分法、现象学等核心架构。皮尔斯符号学区别于索绪尔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符号不是抽象的形式与内容思辨，而是再现体、对象、解释项不可化约的三元关系。皮尔斯的三分法贯彻到他的符号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如他的语法、修辞、逻辑；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再现体、对象、解释项；像似符、指示符、象征符；演绎、归纳、推理等。皮尔斯将符号学定位于科学的共识之学，通过将感知、逻辑和行动视为基本符号现象，使我们看到不同符号系统的交流机制，从而使符号学成为具有普适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的学科领域。

第四节讲述了对符号学获取独立学科地位做出巨大贡献的莫里斯（Ch. W. Morris），他在美国符号学传统中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莫里斯在帮助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走出低谷的同时，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科学地位，开创了跨学科的、对话性的全面符号学观念，为现代符号学建构了合理的发展体系。莫里斯关于符号学三个世界的理论成为后来符号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他的指表模式、论域等重要概念深入地阐释了符号发挥作用的模式。

第五节讨论了对符号交流模式具有开创性贡献的雅各布森（P. O. Якобсон）。雅各布森将语言学的范畴扩大至符号学，在语言学与符号学合流研究中的影响力度最大。雅各布森的语言功能六要素成为建构语言符号系统功能的经典范式，此外，雅各布森关于组合与聚合、隐喻和换喻的符号学分析成为对失语症病因的有力解释。

第六节论述了对符号学全面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西比奥克（T. Sebeok）。其生物符号学、生命符号学、全面符号学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符号学的研究领域，超越了语言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将一切有生命之物纳入了思考范围，关注整个宇宙有生命的符号活动。西比奥克这种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研究视野为推动符号学向这一方向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使其成为20世纪符号学重要的领军人物。

## （三）俄罗斯符号学思想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是世界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绪论”探讨了符号学的学科地位和方法论特色、俄罗斯符号学的总体特点及其在世界符号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最负盛名的俄罗斯符号学大家的学术影响等方面。

第二节“俄罗斯符号学的起源”从语言文学思想、系统性观念、东正教思想、象征主义、戏剧研究、元艺术理论、文明因素、元问题意识等八个方面对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俄罗斯符号学的人文土壤和理论铺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进而比较清晰地把握了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起源。

第三节“俄罗斯符号学的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分为俄罗斯符号学的形成期（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期（“十月革命”至20世纪中叶）、俄罗斯符号学的过渡期——雅各布森与巴赫金的思想研究（20世纪中叶前后）、俄罗斯符号学的成熟期——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思想研究（20世纪60年代至1993年）四个阶段，对俄罗斯符号学的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及研究特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俄罗斯符号学的形成期”部分通过系统梳理梅耶尔霍尔德（В. Э. Мейерхольд）的戏剧符号学研究、林茨巴赫（Я. И. Линцбах）的可视符号学研究、叶夫列伊诺夫（Н. Н. Евреинов）的戏剧思想、雅库宾斯基（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和波利万诺夫（Е. Д. Поливанов）的诗学语言研究、曼杰尔什塔姆（О. 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的文学理论、罗扎诺夫（В. В. Розанов）的符号学思想和格尔申宗（М. О. Гершензон）的元二元结构思想，整体勾画了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轮廓。

“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期”部分从历史主义的态度、解释学的态度、戏剧理论、形式主义方向、功能形式主义方向、修辞学、文化学方向七个方面展示了“十月革命”至20世纪中期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概貌。其中形式主义方向部分主要阐述了形式主义运动发起人什克洛夫斯基（В. Б. Шкловский）、埃亨巴乌姆（Б. М. Эйхенбаум）、特尼亚诺夫（Ю. Н. Тынянов）的形式主义思想；文化学方向部分则主要关注弗洛连斯基（П. А. Флоренский）、特鲁别茨柯依（Е. Н. Трубецкой）、弗雷坚别尔格（О. М. Фрейденберг）、维诺库尔（Г. О. Винокур）、维果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博加特廖夫（П. Г. Богатырёв）、吉韦利戈夫（А. К. Дживелегов）、雅沃尔斯基（Б. Л. Яворский）、埃尔别尔格（К. А. Эрберг）、戈尔恩费利德（А. Г. Горнфельд）、卢里耶（С. Я. Лурье）等学者的思想。

“俄罗斯符号学的过渡期”部分从学理上论证了雅各布森和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时代性，并通过分别梳理雅各布森的符号分类思想、符号学定位思想、语言符号学理论及巴赫金基于哲学符号学视野对于符号性质的认识和基于文学符号学视野关于对话理论的观念，阐述了20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特色。

“俄罗斯符号学的成熟期”部分在系统回顾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形成过程、学术活动及其研究特色的基础上，重点从语言中心论思想、符号域思想、文学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交际符号学、行为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七个方面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了学派领军人物洛特曼（Ю. Лотман）的符号学思想，并扼要归纳了学派旗帜性人物乌斯宾斯基（Б. А. Успенский）、伊万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托波罗夫（В. Н. Топоров）的主要符号学思想研究。

第四节“俄罗斯当代符号学及其发展趋势”主要回顾了洛特曼1993年去世后至今的俄罗斯当代符号学思想研究，强调了当前阶段俄罗斯符号学学者主要表现为回顾、反思和总结的研究趋向。

第五节“结论”部分综合概括了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特色和成就及其对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启示，认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特色在于：一是关注第一模式系统和第二模式系统之间的同构性规律及符号系统的共存和接触现象；二是偏好于探索各种符号域文本的结构形式、信息容量、交际潜能、文化底蕴、历史渊源等方面的特征；三是深入民族文化和意识意识的深层来解

释符号域的各种外在表现;四是在全面考察各种符号域变化万千的符号现象的同时,偏重于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研究;五是倾向于从文本这一概念出发来描写和阐释符号系统的表现;六是时刻将符号学的历史对象研究与现实对象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将符号学一般理论研究与具体领域的应用符号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 (四) 中国符号学思想

中国是当今世界符号学蓬勃发展的国家之一。本章第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谱系中,选出具有原型性、代表性的三类符号思想资源——“周易”符号思想、汉字符号思想和传统名学中的符号思想,并通过这三类符号中包含的种种符号学思想,发掘中国传统符号学的理论资源,概括出中国传统符号学中隐含的执中型“中性”思想,指出无论是周易符号还是汉字符号,都包含了一个执中型中性化的符号学原则:一个符号在与其它符号边界的消失中,在相互融合、互补中完成自己的表达,因此产生了言、文、象互动的象喻论符号学思想。例如,汉字的六书理论中就包含着深刻的中性符号思想:汉字是遵照形化(象形和表意)和音化(假借、记号化)两种表达机制相融汇的象喻原则来运行的,其中的“形声”一书,则体现了将这两种貌似对立的两极中性化、相融会的中性符号性质,汉字内部隐含着言、文、象的超语言符号关系场。

第二部分讨论中国现代符号学在经历了初创时期“极性”(二元对立)发展之后,进入了“中性”理论阶段,即在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形式与实体、系统与过程、索绪尔与皮尔斯等等二元对立项中采取一个中间立场,更关注它们之间“对立性解除”而产生的种种新理论、新视野、新领域。尤其在处理索/皮两个传统的关系上,王铭玉的“合治观”和赵毅衡的“意义观”中都表现出鲜明的“中性化”色彩,这代表了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当然,传统的和现代的“中性观”、不同学者的“中性观”究竟区别在哪里,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符号学的执中型中性思维和象喻原则,为世界符号学贡献了一种独特的符号意指方式:它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言、文、象各种符号的跨类、兼容,它与形象与概念、观看与阅读融会的后现代符号文化,都有某种契合之处。这是中国传统符号学将会走向世界的魅力所在。

此外,本章还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重新认识索绪尔仍是中国符号学的重要课题;中西符号学理论由各自独白走向相互对话;由纯理论研究转向意指理论与意指实践的结合。

### 三、《符号学思想论》之论

对符号学思想进行独立和系统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1964年巴特《符号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符号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符号学理论开始形成体系。此后,符号学在欧洲(以法国和俄罗斯为代表)和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在符号学界,法国、美国和俄罗斯被称为三大“符号学王国”。在国内符号学界,对三大符号学王国的符号学理论已经有过一些评介,但本书中首次以专著形式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探索,并把中国列为第四大符号学王国,对中国古代的符号学思想和当代的符号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提炼,其研究特色为:

#### (一) 注重国别符号学研究

符号学作为一个与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带上

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特性,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认为,这是不同国家符号学研究的不同传统所致。比如,法国的符号学传统主要来自“索绪尔/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美国的符号学传统具有综合性,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来自“皮尔斯/莫里斯—逻辑哲学—认知科学”;而俄罗斯的符号学传统主要来自“巴赫金/洛特曼—马克思主义文论—社会文化学”。同一国家、同一流派的符号学学者往往承继同一符号学传统,相互影响,产生相同或相近的学术思想。而这也使得符号学的国别研究成为当代符号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 符号学思想的史料性原则

本书详细梳理了法、美、俄、中符号学思想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又列举了各国各阶段符号学界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精髓、代表著述:索绪尔、巴特、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皮尔斯、莫里斯、雅各布森、西比奥克、普洛普(В. Я. Пропп)、巴赫金、洛特曼、李幼蒸、王铭玉、赵毅衡……书后还专门设有术语索引和人名索引,为符号学、语言学研究者,为高校“西方符号学思想”“中国符号学研究”“符号学思想史”等课程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 (三) 索绪尔模式和皮尔斯模式符号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自身发展中存在几种模式。其中,最具普遍性的观点是认为符号学存在两个模式:索绪尔模式和皮尔斯模式。本书中多处以这两位符号学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为例进行对比研究,也正是继承了这一符号学研究的传统。例如,“索绪尔是在语言学研究时萌发了符号学的思想,而皮尔斯是在进行哲学和逻辑研究的时候萌发了符号学的思想。对比两人对符号学的理解,索绪尔的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人类表达、交流中的社会功能,而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逻辑思维中的认知功能”。在论述皮尔斯的非语言中心论符号学传统时,对索/皮作如下总结:“如果说索绪尔传统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论符号学是一种人文的、能指本位的、形式论的符号学,那么皮尔斯符号学传统则是一种客观逻辑的、所指本位的、实体论的符号学。”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索/皮置于各国符号学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同时还对以往很少提及的众多符号学家的思想进行了阐释,从而能够使读者更好地把握以上领军人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对符号学的历史和现状形成更具全景性的认识。

## (四) 探索符号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在中外符号学研究界,本书首次把中国古代的符号学思想与中国当代的符号学研究进行整体性的系统描述,凝练了中国符号学的独有特点和特有的研究领域、课题,指出了中国符号学发展应有的学术精神。

# 四、《符号学思想论》之跋

中国是一个富于符号学思维的国家,更是一个具有符号学研究传统的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符号学学术资源独特、丰富。中国特有的有待开发的符号研究资源主要有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字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佛教哲学符号学、术数符号学、典故符

号学、古典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韵符号学、人类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十三个方面。

“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中国的学科,只是我们最近才明白自己的这段历史,我们只是面对自己的财富一时打了个盹。符号学的苏醒正在成为中国学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赵毅衡 2012: 20) 面对世界符号学的发展际遇,中国符号学界应具有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符号学态度,坚持对话与交锋的自立方式,保持适合东方思想的“合治”观念,探索意义的符号化过程,崇尚大符号理念,注重意指方式的取向。

回溯历史,中国符号学思想源远流长,中国符号学资源丰富诱人;注目当今,中国符号学研究方兴未艾,中国符号学论著层出不穷。尽管如此,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都亟待提升。如果能秉承上文所及十三个方面的理论依归和应有的学术精神来拓展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进路,我们相信,中国符号学必定会迎来辉煌的明天,真正跻身四大“符号学王国”之列。

#### 参考文献

- 李幼蒸 1999 《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铭玉 2013 《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  
王铭玉 2016 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和学术精神,《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1期。  
赵毅衡 2012 正在兴起的符号学中国学派(代编者按),《贵州社会科学》第12期。

## An Introductory Comment on *Toward Semiotic Thoughts*

Wang Mingyu & Wang Shuangyan

**Abstract:** Recently, the “backs-to” in the field of semiotics, such as “back to Saussure”, “back to Peirce” and “back to Barthes” are often mentioned, which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basic semiotic thoughts.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in some countries and establishing a history of semiotic thoughts that can fit in the need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have been an urgent work. The new book *On Semiotic Thoughts* to be published in 2019 provides a detailed study of semiotic thoughts in France, America, Russia and China, one chapter devoted to each country. Following a general research guideline of “country-school-representative scholar”, and taking a combined methodology of induction,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semiotic origins, main theories and schools, their representatives and trends in these four countries, thus providing a review for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se semiotic thoughts and a prospect for the semiotic study in China. The book featur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which are, first, it addresses semiotics research in separate countries, second,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data, third, it inherits and innovates the Saussure model and Peirce model, and fourth, it explore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semiotic thoughts.

**Keywords:** semiotic, thoughts, history, explanation, national semiotic, the Saussure/ Peirce mode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